

敬一丹:摊开一箱家书,讲寻常故事



■图源:“敬一丹”公众号

很多人眼中的敬一丹,是《焦点访谈》镜头前冷静克制的媒体人。而走出电视荧屏,她最珍视的身份,是女儿、妻子、母亲,9月13日,在经历一场场与至亲的离别之后,71岁的敬一丹也在北京离世。消息传来,观众和读者不禁重新翻开她的数本书籍,重读一个普通家庭几代人的亲情故事。

“我做《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的时候,不用‘要、必须、希望、应该’这些词,还有像‘社会各界都要认真配合’这样的话。比如一次做一个节目,有一句话是‘他们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说,甚至跟编辑、记者都吵起来了,后来一直争到领导那里,领导考虑一下,说‘还是照敬一丹说的吧’。(其实)我不反对也没关系,可以播出。有问题的东西我不去转变它,是我的无能,是对观众的不负责。”敬一丹曾在出席名栏目名主持讲坛时说:“我现在天天都在琢磨怎么样在(电视)媒体里‘说人话’,其实就是要让老百姓接受这种言论节目,目的是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起一个翻译的作用。”

如她自己所说,退休之后,她没有继续把自己放在央视主持的位置上,而是蹲下身来,打开

家中床底那只旧木箱子,整理出1700余封、跨越68年的家书,写成书。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历史,只写一家里5代人的悲欢。

“我小时候就知道,床底下有个木箱子,里面放着爸爸妈妈的信。”敬一丹曾在人民网的采访中这样回忆。箱子上的时间起点,是1950年12月23日,父亲敬毓嵩写给母亲韩殿云的第一封情书。彼时父亲24岁、母亲20岁,信里写:“无论那寒风吹得多么紧,它永远也吹不开我们热烈的友情。”这封信,拉开了这个家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信史。

她的母亲韩殿云,是新中国第一代女公安。在特殊年代,保存过往信件是一件冒险的事。韩殿云当年曾连夜翻箱,忍痛挑选、烧毁一部分信件,“那些被烧掉的文字,成了她一辈子的遗憾”。幸存下来的信,韩殿云撕掉信封,只保留信纸内页,一张张码齐收进木箱。信里不只有父辈的爱情,还有烟火人间的细碎记录:凭票年代的年货清单,半斤带鱼、半斤花生;少年敬一丹下乡时写给家里的平安信;弟弟小学一年级稚嫩的家书,简简单单一句“老舅来了,买梨了”;再后来,还加上了敬一丹写给女儿王尔晴的家书,记录女儿被求婚的瞬间。

敬一丹曾讲起少年时代的一段往事。当年父母赴外地干校,13岁的她在家照看弟弟,踩缝纫机补裤子时,机针直接扎穿食指。母亲从干校短暂回家,没有立刻抱住她安抚,反而喊来两个弟弟:“你俩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才比大弟大三岁,就替爸爸妈妈照顾你们。”多年后回望,敬一丹才读懂母亲的教育方式。“假如当年我妈把我抱在怀里安慰,我立即就会哭,就会委屈,也会觉得自己弱,可怜

自己。而妈妈当时的做法让我不委屈,而是唤起了积极心态。”

在敬一丹整理家书、动笔书写的过程中,母亲确诊癌症。于是敬一丹加快写作进度,希望这本书能尽快送到母亲手中。当书稿送到病房,躺在病床上的韩殿云一页一页翻阅,不停颤抖。敬一丹说,这本书,是送给母亲的一份礼物。父母在书中的序言写道:“我们想象,面对这些信,年长的读者会觉得熟悉,儿女的同龄人会有共鸣。年轻人呢?如果他们能从中看到一代一代的来路,我们就很欣慰了。”

2019年4月27日,是敬一丹64岁生日。姐弟几人齐聚三亚,在母亲的病房简单煮了一碗长寿面。韩殿云状态尚可,看着孩子们吃面,神情平静。可就在当晚,她的病情急转直下,安详离世。敬一丹后来在书中写下:“64年前的这一天,给了我生命的人,在64年后的这一天,告别了生命。”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过生日。送走母亲之后,敬一丹写下《床前明月光》,记录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程的点滴。她在专访中坦言:“写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写完,我完成了和妈妈的一次灵魂对话。”母亲离世,让她对衰老与死亡有了全新的体悟:“妈妈不在,我一眼望到了月光。”

母亲走后两年,敬一丹的父亲敬毓嵩也迎来生命终点。敬毓嵩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很多人与事慢慢遗忘,曾经博学的老人,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却始终记得韩殿云的名字,常常念叨“要找到韩殿云同志”。敬一丹亲手工制作记忆卡片,写下父亲熟悉的地名、往事,一点点唤醒他残存的记忆。有一次卡片上出现“呼兰”二字,父亲

忽然开口,提起萧红与《呼兰河传》。哪怕疾病抹去了大部分记忆,年轻时读过的文字、埋藏心底的诗意,依旧留存在脑海深处。这对夫妻一辈子严谨朴素,留给子女最大的遗产,是清白做人、彼此扶持的家风。

敬一丹也延续了家人记录的习惯。她珍藏女儿小时候写的便条、第一次坐飞机的登机卡,保留生活里微小的印记。在她看来,记忆是本能,记录是自觉。“人会忘记的,记忆是自然的,它也会减退的。还有一种忘记是主动地忘,看到那些郁闷的事,痛感的事,有的人就会说:哎呀,过去就过去了,记它干吗?这两种忘记我都不喜欢,所以我要记录。”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敬一丹这样阐释自己坚持记录的初衷。2025年,敬一丹从珍藏的上千封家书中挑选数封,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她说亲手剪开母亲当年装订信件的棉线时,自己一度忍不住落泪。“舍不得,但值得。”她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透过这些民间的文字,读懂父辈走过的路。

退休后,敬一丹依然活跃于自媒体与写作领域,先后出版多部作品。她笑称,自己其实很早便进入“中年状态”:“我20多岁时就常被说‘成熟稳重’,一直欣赏中年之美。这个状态保持到现在,算是‘假装在中年’。”今年6月,她在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辗转哈尔滨、北京两地医院救治,女儿王尔晴与丈夫王梓木全程陪护,历时三个月,最终没能留住她。而敬一丹留给读者最后的文字,是她书中的那句:感谢这世界,让我走过。

摘编自人民网、北京晨报、南方周末、央视新闻、中国日报网等



走进上海人民调解 12

编者按:人民调解,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上海,数万名人民调解员扎根社区、奔走一线,用耐

心与智慧化解千家愁盼,让矛盾在萌芽中消融。为让更多人了解这支默默奉献的队伍,本报与上海市人民调解协会联合开设“走进上海人民调解”专栏,通过真实案例记录人民调解员的专业与温情,传递法治力量,提升人民调解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首选率。

房东私闯出租屋 租客监控抓现行

2024年国庆节假期刚过,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租客王某。这名日籍驻沪职员因房东多次擅自闯入出租屋带人看房,与房东爆发激烈冲突,最终经人民调解员朱建妹介入调处,这起跨国租房纠纷得以平稳化解。

王某是日籍企业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长期租住陈某名下的房屋。此前陈某多次带中介上门看房,王某都配合开门。后来王某发现,陈某曾趁自己外出时私自带客进屋,便在屋内安装了摄像头。国庆前王某返回日本,临行前再三叮嘱陈某不得再带人进入房屋,没想到假期里摄像头还是拍到了——陈某领着客户进了门。

王某当即报警,认为陈某涉嫌非法侵入住宅,要求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陈某也满是苦衷:婚姻变故后独自抚养两个孩子,母亲最近查出红斑狼疮急需治疗费,加上工作收入不稳,才急着卖房筹钱。“我也不是存心打扰,实在是等着钱救急。”

这起纠纷由新江湾城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朱建妹负责调处。有着4年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的她,最擅长化解这类“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难”的民生矛盾。

第一次面对面调解,双方诉求悬殊。王某索赔34000元,认为房东反复侵犯居住安宁,必须付出代价。陈某却只肯出8500元,相当于半个月租金,甚至说“宁可接受治安处罚,也拿不出更多”,调解室里气氛一度僵持。

见双方情绪对立,朱建妹决定用“背靠背”方式分头疏导。她先把陈某拉到一旁,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条款:未经他人同意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可处拘留并处罚款,一旦留下违法记录,今后求职、孩子升学政审都可能受影响。“你母亲治病要钱,孩子还小,



为了一时之急背上案底,不值得。”提到孩子,陈某红了眼眶,强硬的态度软了下来。

转过身,朱建妹又做起王某的思想工作:“你主张治安处罚于法有据,但真走处罚程序,她要是被拘留,你的赔偿反而更难落实,后续房屋交接、押金退还也会更麻烦。不如通过调解一次性拿到补偿,早点搬离也省心。”

几番沟通后,朱建妹带着双方一同到出租屋查看,确认王某已收拾完毕可随时搬离。她又帮双方算了一笔账:34000元对陈某来说确实难以承担,8500元对王某又显诚意不足。在她的反复协调下,双方最终各退一步。陈某向王某诚恳道歉,一次性支付补偿款17000元;王某接受道歉并予以谅解。双方当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约定租赁合同于2024年10月31日解除并完成交房。

“房屋租赁期间,租客享有住宅安宁权,房东就算有产权也不能随意闯入,”朱建妹说,“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让跨界的人守住法律底线,让受损失的人得到合理补偿,法理与情理兼顾,才能真正化解矛盾。”

供稿:上海市杨浦区人民调解协会

栏目编辑:房澜

●上海市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

演员陈锦鸿:与孤独症儿子谈生死

作为港剧黄金时代的标志性演员,陈锦鸿曾凭借《创世纪》《新上海滩》等经典剧集稳坐TVB当家小生席位。演艺事业正值最红火的阶段,他却毅然在巅峰期息影,回归家庭,全心陪伴患有孤独症、合并轻度智力障碍的儿子成长。十余年间,他以一名普通家长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向人们坦然呈现多年来的心路历程。

儿子3岁半时被确诊患病,“医生跟我说,这个孩子有可能一辈子生活不能自理。”陈锦鸿在专访中坦言,拿到诊断报告的那一刻,是对他人生最大的冲击。短短数小时的思考后,他迅速作出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第二天就决定,拍完手上剩余的合约后就不拍戏了。拍戏只是一份赚钱的工作,但孩子的黄金成长期,错过了就永远没有了。”

多年来,外界将他的选择定义为“为爱牺牲”,甚至冠以“伟大父亲”的标签,但陈锦鸿十分抗拒这种形容。“我不喜欢别人这样讲,”他在采访中坦言,大众看不见无数普通特殊家庭无声的煎熬,“很多人以为是我在拯救儿子,其实反过来,儿子也改变了我。从前做演员,我总想着要争、要赢,要拿到更好的角色。跟着他,我学会放下执念,学会接纳不完美。”

【声音】

“我一生经历过许多失败。我也想在经济上大干一番,曾经卷进了市场的几次潮起潮落,也摔了好多次跟斗。有一次摔得很惨,几乎倾家荡产。唯有文学创作是我这辈子唯一没有让我失败过的事。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巴尔扎克,只有投资失败了,才会老老实实回来写小说、电视剧,赚了钱,‘贼心不死’,再去折腾。这个丰富多彩的时代给了我这个机会。这一切的一切又构成和造就我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成了我文学创作取之不尽又不断更新的创作源泉。没有时代生活赋予我的这种丰富生活积累,我这几十年创作就无从谈起。”

——《人民的名义》播出近十年,著名作家周梅森将文学笔触投向中国民营经济的壮阔版图,《天凉好个秋》近日出版发行。在30

十几年日复一日的耐心陪伴与科学训练,彻底改写了儿子的人生轨迹。19岁的儿子早已摆脱病症困扰——他会讲粤语、普通话、英语、德语,考取了钢琴演奏级,还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奏会。2026年,他顺利入读香港圣方济各大修读音乐研习高级文凭。他甚至曾经全英文出境接受采访,从容点评父亲出演的经典剧集。

陈锦鸿表示,自己其实很早就立好了遗嘱:“所有资产都留给太太。”他强调,这份安排绝非亏待孩子,“不是不给他,正因为我要保障他一辈子的生活。”他坚持在儿子十四五岁时,就坦诚和他沟通生死、遗产与未来照护问题。他将所有演艺收入交由妻子打理,自己每月仅领取少量生活费。时至今日,他仍然不接拍长篇电视剧,仅偶尔参与公益讲座、音乐会等活动。

“我现在每天运动两小时,等到70岁,我打算每天运动4小时。”他表示,自己坚持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身体健康,能继续照顾年迈母亲、守护儿子。但他从不认为儿子的蜕变是所谓“奇迹”,在他看来,每个特殊孩子都有专属天赋,只要不被放弃、耐心引导,终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摘编自星岛头条、南方都市报、极目新闻等

多年现实主义创作生涯中,周梅森长期直面尖锐议题,他坦言,文学创作是自己这辈子唯一没有失败过的事。

“昨晚去看我偶像的演唱会,听到了很多很有回忆的歌,自己在观众席也唱了整晚,突然被偶像点名上台,我好惊讶。我这个偶像真厉害,歌接歌唱足几十首,从《无言感激》到《爱在深秋》,全程轻松自如、深情演绎,绝大部分都是经典金曲,观众应该个个好满意,笑着离开红馆,当然,我也是。”

——9月11日晚,知名歌手谭咏麟时隔11年再度在香港红馆开演唱会。演唱会现场,谭咏麟突然邀请台下好友李克勤上台,二人合唱了经典粤语歌曲《朋友》,令全场歌迷沸腾。